

珍愛小說

告別紅顏



54
SQ

宋思樵

当列车缓缓开动时，明月目视着窗外攒动的人头与身影，蓦然间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好一阵子以来的惊悚与不安感浑似退去了些。然后列车逐渐加速，驶出车站，钻进霓虹灯闪的台北夜空中。明天就是中秋夜，亦是她长尾巴的日子，思及此，她刻意将脸贴在窗追寻皓月的芳踪，而她的侧脸形同“下弦月”般明净，细白的脸面只唇间两抹艳红，长过肩头的青丝任自披散下，黑瀑般地闪烁着光泽，而半掩的可眼则深锁着迷离，微翘的鼻头和厚薄适中的软唇亲得那双眼

告别红颜。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♥

眸愈发吸引人。

而几天前才认识的牙医科沉重温少卿傍她而坐，见她不搭腔，尽从眼角打量她的缄默，打从落座后，她一经是那样的表情，悬崖下的一块岩石似的，任凭浪涛漫天掀腾，它回以的尽是寂然。这么作想，于是他放松身心，双腿微微张开，双手交叠搁在肚腹上，合拢双眸的脸容间挂着抹隐约的微笑。

明月的思绪划越过窗扇，迤逦到夜空里，整个人沉浸于思绪之轮的转动里，一如车轮对轨道的快速辗压，周遭的声浪不过是火车驶过时，远方传来的浪涛声、鸟鸣声，抑或纯是人的吆喝。蓦地间耳际、脑海里清晰响起自己的吆喝，仿佛不是出自她口中的村言俗语全然渍向丈夫，那里面参股着恶毒的诅咒，急欲置丈夫安绅于死地……刀刺向安绅胸口的情景不断浮现。恨与悔竟是这样苦苦相缠，一路从日本飞奔回台湾，辗转犹疑，终分鼓起勇气决定回到父亲身旁，父女连心，犯下的罪父亲或会包容，而勇气竟是身旁的陌

生的男孩给激发出。想及此，偏过脸瞄了眼假寐中的温少卿，嘴角不自觉地浮现笑意，手探进外套口袋里，掏出个精巧的烟盒子，里面大约七、八根，她犹疑着是否要抽根？但思及肚中五个礼拜大的胎儿旋即作罢，扣上烟盒，盒里系镀金底上绘实蓝孔雀，摸起来冰冰凉凉的，渗透心扉，对安绅竟至横得了心起杀意，欲硬不下心丢了这只烟盒，盒子锁住的是过往的无尽恩爱，而今为何沧海难为水？……明月温温思忖之际，蓦地间，耳旁传来轰然巨音……

民国七十年中秋夜前晚，由基隆开往高雄的南下火车，于竹北与北上列车相撞，千万严重惨剧。轨道两旁遍地死伤，秋意萧索的夜空弥漫着哀嚎与哭啼，救护车与警笛声由远而近，一声比一声急促，身着白、蓝制服的人员窜逃出车辆，嘴里倾泻而出的呐喊听来犹似夜市小贩的吆喝，明月被送上担架时，脸庞几乎一片血肉模糊，大腿间汩汩流出的浓血染污了担架上的白色布罩，然而她的意识依稀残存：她听到自己对安

绅的吆喝,很遥远……也听到男人们精嘎的吆喝,近在耳旁……她的手里紧紧抓着那只烟盒。出事的刹那,烟盒子被握在她掌心间……

“她手里抓着什么?拿掉!拿掉!”

“不!”她微微眨了下眼球,那是整个脸部神经尚能起作用的地方,而她内部的意识依然凌驾几乎瘫死的肉身。

“给我!我是她的朋友。”临失去的意识的分秒间,聆听到温少卿的声音,她安然了。

足足一整个月,温少卿每个礼拜六都会造访台中××医院,头几次去,全身裹在绷纱里的明月,连头脸也紧紧被裹住,形同一具直直平躺着的木乃伊,连呼吸声也沉闷不堪,竟象是沉睡不醒的女尸似的。盯着她看时,他手里同时抓着实蓝孔雀烟盒,盒面染有血渍,已近污红,他未抹掉。

“你是她家人还是朋友?拿出证明文件,尽管她已伤成这样,但一切得照规矩来!”主治大夫廖大夫眉头

深锁：“医院里收容这么个来路不明的重级病患，连个身分正都找不到，是多大的负担，你可了解？”

“一切包在我身上！”温少卿只是再三保证，然而心底浮现而出的是满满的忧虑与踟蹰，自己怎会承担下这么个 Case？出事的那刻，轰然巨音、天地变色的那刻，在濒临鬼门关的那刻，他周身剧痛如火焚，是那具压在他身上的温暖身子让他免除死亡的孤独与恐慌，明月淌血的手无力地垂落在他的脸庞上，“不要……不要怕……”他清楚听到她的呢喃。当救护人员移去趴在他身上的女体，继续在他周身摸索个半天，那个罩着口罩的半秃头男人眼角含笑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大难不死！幸亏她趴到你身上，你痛的仅是外伤……”

“她呢?”他感觉到血的腥味与粘湿气,那是牙齿撞断的结果。

“很惨！”

明月仿佛在睡里得到暂时的安息，浑然不知横互于眼前的未卜命运，无人知晓她的来龙去脉，她的衣物袋里翻不到任何能查知身分的蛛丝马迹，“这女人仿佛是仓促逃命似的，不要人认出她的底，也不去投奔任何人，她的袋子里除了化妆品、衣服和一点钱，连个电话本什么的都没有……”警察和医护人员皱紧眉：“这下子楞遂她的愿了！脸孔毁了，谁还认得出？”“她会告诉过我皮包被抢了。”温少卿刻意隐瞒了她从日本来一事，护士们则调侃他：“你大概是全台湾最后一个亲睹她真面目的人，她长得如何呢？美还丑？”

面对眼前的困境，他几番与教授、同学们洽谈，“少卿你的命已捡回来了，这是天意！那女人这么副惨状也是命中注定！”即使是莫逆，也这么回答。

“他必须的则是某种与众不同的论调：“温少卿，你会碰到她，的确是命运之神的安排，为什么她遇见的是你？而不是另一个人？你应该当她的守护神！一开始她便信任你，否则她怎么会让你与她共处一室？”

内心的声音这么告诉他。在遇见她的前个周末晚，有人引他去家叫什么“灵粮堂”的教会，他一向自恃无神论，然而那晚当所有人都低下头暗自默祷，有些人嘴里还念念有词的，他蓦然一抬头，欲看到远处高挂着的那具十字架光闪闪地，触目惊心之余，他眨了眨眼再仔细端详，低着的头已仰起，主讲牧师正对着麦克风清喉咙，十字架上垂着的圣体纯是人为的塑像，光已不见，“或许是我一时眼花。”他这么告诉自己。然后过了个礼拜，同样是周末晚，他在舅舅的牙医诊所遇见了她，不！该说是她遇见他……

那晚，诊所门口前，有个三、四岁大的孩子呼喊着、飞舞着小手，原本坐着翻阅杂志的母亲，站起奔过从孩子身后将他抱起，小男孩奋力挣扎着，他看得笑了。紧接着一张美丽的脸庞映入眼帘，当那个年轻女人走进诊所的刹那，他只感觉一片光泽涌入眼底，原本纯属工作环境的氛围里，像是被人蓦地洒下串串金片抑或花香，对方的神容悬着慵懒、困惑，然而无减于

天生丽质的姿色。

“头次来吗?”“嗯,”当助理小姐将病压表递给她,反射动作似地,她皱起眉,捂住左脸颊,继而埋下脸填写,他则端端地凝视着她。

她似乎察觉到有人在打量自己，陡地抬起头，而他也不闪，只是坦然无遮地迎住她的视线，为着意识到一股通身舒泰的奇妙感，他线条地抿唇而笑。

直到她在倚榻躺下后，见舅舅忙不过来，他迳自走近她。她看起来倦极，合拢着双眼，他帮她在胸前罩上纸巾，“你看起来很累！”

她急剧地睁开眼，“你是医生吗？”她作势欲抓。旁边身着白袍，围着口罩的舅舅看向他们：“少卿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事，这位小姐误认我是你。”他的口吻一派自然。“你真会编故事！”她没气地再度闭上眼。

“有人告诉过你，你长得很像日本女人么？而且是吉永小百合型的？”

“我是刚从日本回来，但你这么同陌生人搭讪，不觉得无聊？”

“……”她闭着眼生气的模样真迷人，他蓄意保持缄默，将她惹急了似的，她再度睁开眼，“你很紧张！”他定定地看着她，然后站起身走开。

直到她看完牙付帐时，他只是站在不远处，偶尔招呼着上门来的病人，一旦她看他时，他便回以浅浅的笑，对方则作做地撇过脸。当她跨出诊所，惆怅顿时爬上他心头……

喔！是的！美丽的女人注定要让男人，甚至男孩惆怅的，温少卿跌落在无明月相识过程的记乙里，仅仅一个月里，这个女人的命运已是天渊之别，而她会与他相遇，必定是命运之神的意旨：初识的当晚，她先是让他雀跃，然后是惆怅，多么荒谬的一番心情转折！在短短的数十分钟里，这女人便似乎捕获住了他的情绪，然后她走了，岂知她会再折回？岂知？……

她离开个把钟头后，他发现到她就站在诊所的落

地玻璃窗外，她必定站了好一会儿了，那样的眼神很奇特：仿佛彼此早就认识对方了，是股超越语言的本能使唤，他走了出去，唇畔的笑弧愈形扩延开来，一口齐整的白牙闪闪生辉。

“我被抢了！”她将裙子撩高，让他看膝盖上的青肿块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他迅速蹲下身去，她则将裙罢放下，他就这么蹲着仰高脸迎住她的注视。

“请你听清楚，然后明确地回答我愿不愿意好
么？”

“究竟什么事？”少卿施施然地站起身，他被她眼眸里吐绽出的奇异光辉吸引住，她的眼底似乎凝聚着紧张不安，这会儿欲截然不同。

“我出了很大的事，这会儿皮包被抢了，护照跟着掉了，但我不想马上回家，我需要个人在身旁。你说得一点儿也没错，我很累！心累加紧张，但我不能这样就回家，不能……”说到后来，原本凝聚而显得透亮的眼

神涣散开来，“我……我快要发狂了，如果能大叫的话，我……”

“你要我怎么帮你？陪着你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为何信得过我？”

“你又怎信得过我？也许我只是个疯女人哪！”她的眼色里不自觉地浮游出几抹无助。

他兀自沉吟半晌，然后坚定地望进她眼底：“好！但只能这两天，后天就得上课。”

他真答应了，她似乎反而不安，“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我们四处走走。”

过了十二点，她提及回旅馆，说罢又颤声问道：“你认为我很随便么？”

“原来这些天你住的是旅馆，为何不找朋友呢？”
他没有马上回答她，反而转移了话题，她亦以沉默代替回答，他只得耸耸肩：“随便？唉？你不必在意我的感觉，许多男孩都是血气运动派，但我常告诉自己，既然

走上当医生这条路，就要训练自己即使女病人脱光了躺在眼前也不为所动，你知道么？医生和女病人之间即易动情的，一个是依赖者的角色，一个是被依赖者，就如同现在我们之间。”他盯着她那张不若先前惶惶然的脸庞，心底却讪笑自己着似笃定的口吻，怕惊吓到她，他强作淡然，天知道她可真美丽呵！

“我很少来舅舅的诊所，两个多月没来了，今晚来了碰巧遇见你，真有缘哪！”他依旧是平铺直叙的口吻，笑容却始终。

“碰到我倒眉哪！”她幽幽地叹口气。

“不想谈谈么？起码自我介绍一下。”

“不！”她只是摇冰：“不用知道我是谁！现在我心头一片乱，就当我是外太空掉下来的好啦。”

夜深时，共处一室的他们分别就寝，而后她在梦中连连惊叫，“嘿，醒醒！醒醒！”原本窝在沙发里沉睡去的温少卿被吵醒，张着惺忪睡眼推推床上的女体。

“啊？”她陡地睁开眼：“安绅……不！你……”

“安绅？”温少卿不解地看着她：“你将我当作谁了？”

待两人都清醒过来，面对面坐在沙发上，他先开口：“如果你不方便告诉我，我建议你回家去，因为礼拜四就是中秋节了，于情于理你都该和家人团聚，你该不是逃家吗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？”她霍地歇斯底里地尖嚷起，继而仰天狂叫，稍后敲门声音起，温少卿起身应门，她下头将整张脸埋在掌心里。

“抱歉，没事的！她情绪不稳罢了！”尽管温少卿这么回答，显然消除不了来者的好奇心，对方仰长脖子欲探究竟，却在他再次的道德声里吃了闭门羹。

“人是该心存善念，但随兴而起的善念很可能为自己带来麻烦。”温少卿走回沙发座，却没坐下，他站到窗旁撩开窗帘一角，夜空中的明月清澄可人，他深深吸了口气再缓缓吐出：“明天我会陪你去买票，你家

在那儿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打算坐上整晚不睡？不吭声？”埋在掌心里的头脸依然没有抬起，“这么办也好！放着床你不睡，索性成全我吧！”他迳自走向床侧，然后耳梢传来细微的声音。

他转过身蹲到她膝前，扳开她的掌，泪水沁湿她整张脸面，从指缝间渗落，他伸出手想搂她，却犹疑片刻，毕竟捻来化妆纸帮她拭净，“你真任性！又内向！还是信不过我是吧？不过，能哭出来就好了。”

“我是信任你呀！”她抬起脸，被泪水匀净的眼眸透出清辉，温少卿暗忖：走到那里，都会记着这双眼眸的。“但你帮不了我的，说了又有什么用？不过……”她略微顿了下：“我……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段缘分的！”这么说，原本哀伤的神容微微一笑开来，她拿手轻抚摩了圈他发顶，没来由地，温少卿心头一阵电流驰过，只是蹲着仰高脸怔怔地回看她，那双可眼里仿

佛蕴涵着座迷宫，将他这颗年轻的心给罩住。

“睡了吧！明天我会随你去买票，你说得对，我该回家去，回家面对事实……”说罢，眼色又浮现出几分迷离。

隔天傍晚两人坐在家 Pub 里，温少卿显得些微局促，明月倒是一派坦然：“你很少上这种场合是么？”她顺手从外套里掏出烟盒子，“抽根么？”

温少卿摇摇头，她笑笑抿了下唇，待要将烟盒子放回口袋里，“借看一下好吗？”他已瞥见那只烟盒的盒面系镀金底上绘宝蓝孔雀，她递过，他拿在手里细细打量：“真漂亮的盒子！又问道：“你自己怎么不抽？”

“我身怀重任，”她本能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肚子，“便那几天自己一个人，神经绷得很紧，也顾不得什么了。”抬起脸，似笑非笑地：“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，势必也为我打开一道窗，在我天崩地裂的时候能遇到你，着实是种福分！”

“天崩地裂？难道你打算一直将秘密埋藏在心

里？”

“你答应陪我回家，这已给了我极大的力量，我很感激，其余又何必多问？”她的声音听起来空空然地。

这晚，明月催促他回宿舍，“我已舒解了许多，明天你得上课，回去吧！”拗不过她的坚持，临别时他依然记挂：“万一你出事了，打电话到舅舅诊所吧！”当夜，温少卿无端地失眠了，他将房间窗整个儿打开，定定地注视着当空明月，昨晚的际遇形同场梦，繁重的课程让年轻的心压缩不出多余的浪漫情绪，周旁同学们的恋情多半属志同道合的情缘，而他对共性的憧憬无由地在北上就学后戛然中止，当情怀仿佛惊动了他执隐相当时日的灵魂，甚至归来后脑海里依旧哄哄然，被压抑在那张清丽的脸庞后是怎样一片惊涛骇浪？为何自己的几分好奇、几分关怀，会牵引出对一个陌生女人奇妙的好感？兴奋与不安并存。

没有等到礼拜三，第二天晚间他就奔去旅馆，柜台告诉他明月人出去了，他走出旅馆，兀自站在骑楼